

引 言

施莱尔马赫的《宗教讲演录——致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于 1799 年问世了。这是本薄薄的、装帧朴素的小书，它以高度的热情、惊人的雄辩和冷静的挑战精神摆在德国精神领袖们面前。这部著作的朴实无华是启蒙派宗教著作的范例。16—17 世纪的正统观念无疑造成了一种循规蹈矩及自足和谐的精神气氛。莱布尼兹乃是这一时代的产儿。这是一个打着正统观念烙印的时代，这时的那些大部头著作并不能使民众的精神领袖们振奋起来，并产生接受这些著作的要求。随着哈勒的法学家、哲学家和记者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的著作的出现，这一封闭的正统宗教教义的末日也就很明确地开始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经院哲学再次

支撑了封闭的哲学体系，但是他的学生们的论纲和改革著作却标志着在德国也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时代。实际的、有用的和简单的东西开始占上风。德国启蒙运动再一次作出了硕果累累的尝试：使广大居民阶层相信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理想。真理就是一个，它必须简单。这是启蒙思想家们的信念。在与垂死的正统观念作斗争时，他们走的是简化了的路子。就这一点而言，斯彼纳和弗兰克的虔信主义和兄弟会教徒青岑多夫的思想乃是一种准备工作。如果说启蒙派在做这种简化工作时，想到的主要是数量方面的简化的话（他们认为，也许可以把‘学说’的篇幅加以缩简），那末虔信派想的更多的则是质量方面的简化。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按照自己的出身门第把自己看作是兄弟会的一个高级教徒。施莱尔马赫对自己的这一看法表明，他父母的宗教遗产和他自己的宗教经验在他身上和他在哲学方面对真理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了。施莱尔马赫懂得在努力把握世界的奥秘时，应该把自己和自己时代的哲学家们即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联系在一起。和同时代的诗人、政治家们一样，神学家和牧师施莱尔马赫不想、也不能摆脱那些强大的思想先

驱们的影响。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同时也是个哲学家。这位福音书的传播者也是个诠释柏拉图著作的先导者。施莱尔马赫把宗教领域和人类科学、艺术、智慧的广大领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站在了他那一代进行各种追寻求索的人们的中心。他因而也成了他的同时代人们的知音。“他身上具有前辈们所准备好的，推动他那个时代前进的最伟大的东西。进步时代的全部生活内容转变为他的生活行动，转变为观念对世界的统治。”（威廉·狄尔泰语）像施莱尔马赫这样的渊博之士，其作用和影响是不会限于神学方面的，尽管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对他来说是首要的。一个懂得从宗教上打动他那个时代有教养者的心的人，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也就是一个文化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第一章 青年时代、

施莱尔马赫的老家在瓦尔台克的维尔东根和下黑森。施莱尔马赫的曾祖父住在下黑森的格缪特。施莱尔马赫的祖父丹尼尔·施莱尔马赫生于 1695 年，作为一个神学家，有一段时间曾被一个狂热的宗教团体的活动所迷惑，这个团体的以先知身分出现的首领和他那所谓有先见之明的妻子一起宣布了新正统教会的诞生和救世主的降临。施莱尔马赫的祖父在 1741 年被该教派任命为隆斯多夫居留地的牧师。在这个新的正统教会的女首领去世三年之后，丹尼尔怀疑自己上了当，遂于 1749 年脱离了这一教派。当 1751 年他逃离埃贝尔菲特时，他正面临着一场迫害。他到了荷兰的埃恩海姆，在那儿定居下来。他改邪归正，并在当地革新

派教区里当上了长老，他不再布道了。容一斯蒂林在小说《脱尔巴特》里把丹尼尔当作传教师大流士来加以描写。他对人物特征的描写使人想起丹尼尔的孙子来：“……平平常常，矮小个儿，苍白的脸蛋，蓝眼睛，翘鼻子。”

施莱尔马赫的父亲戈特利布·阿道尔夫·施莱尔马赫，1727年生于上克塞尔。在被接纳进这一教派时，他不得不宣誓保守秘密。1746年，当他还只有19岁时，差一点成为这一教区的第2个牧师。22岁时，他经历了他和父亲和那个假先知的决裂。1751年的文件里收有他关于此事的证词。这位年轻神学家表现得疑虑重重，这是不足为怪的，直到许多年后，在勤奋地攻读了为教义辩解的那些著作后，他才克服了这种疑惑。起初他在马格特堡的孤儿院当教师，后来又当上了军队牧师，这些经历使他越来越倾向于正统派。兄弟会在西里西亚分布甚广，影响颇大，在兄弟会的影响下，施莱尔马赫的父亲的理性思维方式有所减弱。1778年，在他认识了格那登弗拉伊教区成员以后，他在思想上成了兄弟会的一员。在1779年致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的信中，他激动地谈到了他从长期谬误中摆脱出来的心情。使施莱尔马赫成为兄弟会成员的牧师

是亨利希·冯·布鲁宁克。施莱尔马赫的母亲把儿子交给兄弟会教育，其时正是兄弟会使他们感到激动不已的时候。在父亲作为革新派军队牧师参加了“七年战争”以后，施莱尔马赫家在布雷斯劳定居了下来。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于 1768 年 11 月 21 日出生在当地塔逊街的一幢房子里。他的父母根据他们那普鲁士爱国主义的立场为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弗里德里希。他的另两个名字（丹尼尔和恩斯特）则是为了纪念祖父丹尼尔·施莱尔马赫和舅舅恩斯特·施图本劳赫。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有一个比他年长 3 岁的姐姐夏洛特和一个比他小 4 岁的弟弟卡尔。这三个孩子的教育差不多完全由母亲承担。施莱尔马赫还有一个妹妹在早年夭亡。可能在施莱尔马赫还是小孩的时候，他的姐姐曾把他掉在地上，因此他发育得不太好，有点畸形，他的耸肩很显眼，而且有一个肩膀又是斜的（他妻子前夫的儿子 E·冯·维里希也是个斜肩）。施莱尔马赫的母亲玛利亚·卡塔丽娜的娘家姓施图本劳赫。他的祖先因信奉新教而迁出奥地利。她的父亲是柏林的宫廷牧师，他和柏林革新派上层牧师、特别是和宫廷牧

师奥古斯特·Fr·威廉·萨克（1703—1786年）的关系甚密，萨克的儿子弗里德里希·萨穆埃尔·戈特弗里特·萨克（1738—1817年）是施莱尔马赫后来的上司和神学上的反对者，他与颇孚众望的牧师、修道院院长约翰·约阿希姆·施拜尔廷（1714—1804年）的关系也很好，尽管他们观点相左，但施拜尔廷对施莱尔马赫却十分真诚友好。母亲对施莱尔马赫特别亲近，尽管她对他的弱点决不是视而不见的。她很早就已认识到了这个孩子的特殊天分。在他4岁的时候，她就已经说过：“他的心地极其温柔，脑子非常好……他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但却是所有班级中最优异的一个。”这个学生也很快就相信自己的脑子不错。布雷斯劳的弗里德里希学校的教育是不讲究什么方法的，在学生们没有任何语法基础的情况下，就开始讲授拉丁语作家的作品。但施莱尔马赫理解得很快，记忆力也很好。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在1778年又把施莱尔马赫的父亲驱上了疆场。施莱尔马赫家现在搬到了普勒斯。1779年夏天，又在上西里西亚的一个改革派流亡者的居留地里定居下来，父亲从战场返回后，除了继续当军队

牧师外，还在这里讲道，照管人们的宗教生活。他父亲是这一居留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为此不倦地奔忙过。除了出差到军队营地去布道外，居留地里 400 个教区成员的精神生活也完全由他一人照管。每年他要在普勒斯改革派教区里向宫廷和官员们讲四次道并主持举行圣餐仪式。施莱尔马赫的父母和西里西亚的贵族保持着许多联系，然而牧师施莱尔马赫家的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但是想用所谓的不幸来解释施莱尔马赫的父母作出的把孩子们交给兄弟会教育的决定则是错误的。父母的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其他的原因。父母最初有意将早熟的儿子留在家里，“因为就他的年龄来说，他已经够明白懂事的了；我们也很希望，就象他的理智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一样，他的心地也能十分善良；在布雷斯劳，由于人们对他的才智大加夸奖，他的心已经被腐蚀了，因为他确实因此而变得沾沾自喜。假使我们把他留在布雷斯劳，那末当他 14 岁时肯定就成熟得能上大学”。施莱尔马赫在 12 岁时上了普勒斯的市立中学，他终于得到了有计划的教育。他的古典语言老师是莱比锡语言学家埃纳斯蒂的高足，在这位老师的教育下，施莱尔马赫进

步很快。以前施莱尔马赫在布雷斯劳的时候，他父亲也给他讲课，但是他对学习语言不甚感兴趣，宁可去学一些专门知识，然而现在却不一样了。同时，他的批判思维和有
条理的叙述能力也被激发出来了。在普勒斯的这一时期，施莱尔马赫已经有了“自己的痛苦，这是一种奇怪的怀疑主义：我陷入了这样一种思想：所有古代的作家和同他们有关的古代历史都是假的。我的理由是，我不知道这种真实性的证据，并且在我看来，我从中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虚构的，都是没有联系的，当然除了这个理由外，我并没有其他的理由。人家还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好脑袋，而我自己其实是极其无知和无能的，我真想靠我这一发现来摧毁人们关于我有一颗好脑袋的看法，这种看法唤起了我心里的沉默的感觉，而正是这种沉默促使我保留上述那种异常的、使我十分痛苦的思想，我也决定只靠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发现的东西，来证实或否定这种异常的思想。”（《自传》，1794 年）

施莱尔马赫的这种最初的批判性的疑问和探求并不能完全瞒过父母。他父母曾一起去恩霍特、尼斯基和格那登弗拉伊旅行，归来后便

决定把所有孩子都交给兄弟会去教育。兄弟会的学校被视作是模范的教育机关。谁能够在兄弟会那儿读全部课程后毕业，他就理所当然地可以作为神职人员或教师为教区服务。父母之所以作出上述决定，不完全是由于他们为孩子们灵魂担心。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完全同意这种安排。他的姐姐被安置在格那登弗拉伊，他也试着在那儿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在那儿很快乐。在格那登弗拉伊的时候，他也许同他父亲一起散过步，他把他的第一次宗教冲动归功于他的父亲（见 1802 年 8 月 19 日致埃累诺勒·格鲁诺夫的信）。施莱尔马赫在 19 年后仍强调这件事，可见这一次经历对他的宗教生涯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施莱尔马赫对格那登弗拉伊一直异常向往。在 1783 年春天，他很高兴地和他的弟弟卡尔一起进了尼斯基师范学校，尼斯基位于格尔利茨北面一片富饶的平原上。这所学校是为未来的兄弟会神职人员创办的，是一种修道院；“它要使它的学生永远脱离世界而心甘情愿地进入兄弟会，进入救世主的特别的国度”（E.R·迈耶尔语）。教区领导是恩斯特·威廉·冯·沃贝塞，也许是他把施莱尔马赫吸收到教区里来的。施莱尔马赫的所有老师、督察和校长都是教士，他们都

把自己看作是精神之友和灵魂拯救者。施莱尔马赫对他的老师奥多尔·克里斯蒂安·策布什和安东·本雅明·希尔曼保持着友好的记忆。施莱尔马赫感激地称赞说，希尔曼虽然病情日重，但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和出众的教育才能，他孜孜不倦地教诲学生。虽然施莱尔马赫在给姐姐的信中完全用兄弟会中流行的腔调说话，但看来他也确实是一个经受了某些宗教斗争的人。关于无限的惩罚和报应的学说，已经以极其伟大的方式，使我充满了童稚的幻想，在我 11 岁的时候，我已因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我计算着基督的痛苦和惩罚的关系，惩罚正好就是痛苦，这种计算使我不得安宁。现在开始了一场新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在兄弟会中应该怎样对待关于自然的毁灭和超自然的仁慈的作用的学说所引起的，几乎每一次讲道都要涉及到这个问题，而这场斗争一直几乎持续到成为兄弟会成员才告结束。我的个人经验已足以向我证实了神秘的苦修体系的这最根本的两大支柱，在我看来，每一件善行如果不是可疑的，就纯粹是虚伪的。因此，我就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人们常常把这种痛苦归咎为是我们这些改革派教徒造成的：这就使我失去了某些东西：对人本身的道德能力的信

任，而又不给我某种补偿。因为我徒劳地追求超自然的感情，每当我用关于未来报应的学说的观点来看待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深信这种超自然感情的必然性，每一场布道和每一首圣歌，甚至每当我看到这种气氛中的这些如此使人感动的人们的时候，都使我相信在我之外的这种超自然感情是真实的，这种超自然的感情似乎也只是躲避我一个人而已。`因为尽管我相信我也掠取了这种感情的一点影子，但它马上就表现为我自己的作品，表现为我的幻想所作的一次无结果的努力。我那超群的母亲徒劳地想把关于惩罚和报应的较准确的概念同我在兄弟会里听到的说法统一起来，徒劳地想使我的心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坚决地赞同兄弟会的说法，并把没当上兄弟会成员看作是很大的不幸，这一切就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我甚至决定，如果我不能进尼斯基学院的话，那我就宁可在兄弟会里学会一种受人尊重的手艺，也不到兄弟会以外去走一条通向学术荣誉的道路，在普勒斯的老师曾激励我走这样一条道路。我极其激动地想到我的这个决定是如此的伟大，它第一次使我从内心有点赞同一种超自然的作用。”

母亲写给施莱尔·马赫的信向儿子指出了救

世主的仁慈，这些信使施莱尔马赫比较容易适应兄弟会的虔诚。

她在 1782 年 1 月 21 日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儿子，我很高兴从你的信中看到，我们的晨课对你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你应该常常想一想那些好处，你将不断地从你所听到的东西中得到新的收获。我亲爱的儿子，你在信里说，你觉得基督耶稣的爱还没有占据你的心灵，你是一个罪人，还没有受到耶稣的宽恕，并要我们给你出主意，告诉你怎样才能获得充满爱的耶稣精神。啊！如果你感觉到了这种需要，并且有了这种需要，啊，那你就只请求他，请求我们那真诚的救世主，那位真诚的帮助者吧，十分执着地请求他的精神，请求他的帮助吧；他召唤我们所有的人，召唤一切灵魂有需要的人，他也答应我们以他的名义祈求的一切东西，我们都应该得到这些东西。我的孩子，你要留神那不想开始完善自己的想法；因为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将一事无成，赶快带着你的空虚、带着你的负罪感、带着你的全部需要到耶稣那儿去吧，到上帝的儿子那儿去吧，从他的无比丰富的精神之中去获得恩惠吧，去获得一个又一个的恩惠吧。啊，对于你的到来，天堂里一定充满欢乐，而对你

来说，从你的青年时代起，就和我们的救世主在一起，就靠他的力量克服一切障碍，获得上帝以某种方式向我们显现的完满，并在我们心中重新树立他的形象，这一切又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啊。”

施莱尔马赫父母一致希望能看到儿子在兄弟会的精神中成熟起来。父亲的经验是太痛苦了，以致他不希望儿子经历同他一样长久而痛苦的宗教斗争。兄弟会的教育计划看来在儿子身上产生了效果。对于父亲的沉痛经验，施莱尔马赫很难有所知觉，尤其是由于父亲避免谈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年轻的兄弟会成员施莱尔马赫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但愿我们只能使他十分快乐，但愿我们和他相处得永远十分和睦，但愿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离开他，哪怕是那么一小会儿。”1783 年底前后母亲的去世使施莱尔马赫更加赞同天国的指引和兄弟会里“无仁慈”的看法。与众多的同伴进行交往，与后来成为兄弟会主教的同学 J·巴普蒂斯特·冯·阿尔贝蒂尼（1769—1831 年）结下真诚的友谊，只依靠词典和语法书、与大家一起阅读古希腊经典作家的作品和希伯来文旧约，这一切就是施莱尔马赫在 1785 年 9 月 22 日进入巴比的兄弟会神学

院那些日子的活动。在施莱尔马赫离开尼斯基多年后，他仍把自己和阿尔贝蒂尼这一对朋友想象为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①。早在尼斯基时期，施莱尔马赫除了努力学习语言外，对自然科学的意识和数学的意识也已有所发展。在这一时期，他的宗教意识还完全处于兄弟会成员的感情上的虔诚这一水平。他和阿尔贝蒂尼一起，追寻超自然的感情，追寻和耶稣交往。他们把自己的体验都看作真实的体验。他们虔诚地参加一切祈祷，并且完全沉浸在当时的气氛中。施莱尔马赫宗教意识发展中的危机是在巴比时期出现的。而尼斯基时期是施莱尔马赫青年发展时期中一个极其和谐的阶段。

巴比位于哈勒以北 60 公里，在易北河边上。巴比神学院是兄弟会的一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兄弟会自己的神学家的。神学院是皈依者的一个团体，因此在对它进行评价的时候，宗教的东西总是主要的标准。院规“充满着对虔诚加以极其严格的监督的精神气氛”（E.R·迈耶尔语）。管理员随时出现在房间里，并把

① 俄瑞斯忒斯（Orest）希腊神话中弑其母以报杀父之仇的英雄；皮拉得，（Pylades），系俄瑞斯忒斯之挚友。——译者注

所有观察到的情况报告给宗教督察员。每天都要做祈祷，讲师担任拯救个人灵魂的工作。学生们当然会违反院规，他们甚至在易北河里洗澡，滑冰，从策布斯特弄来禁书。各种讲座中最主要的讲座是哲学。和施莱尔马赫一样在巴比受过教育的哲学家弗里斯这样描述学习的方式和范围：“在三年里，我通过了要求我们所进行的全部神学学习。学习神学的时候，当然并没有使用释经学那样大的语言学技巧，学院完全不开那些实际的科目。但我们也学习实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也学一点化学，历史学得较深，我们特别得到了通向各种科学的生动的百科知识性的指导。”施莱尔马赫兴高采烈地进了巴比神学院。学院的督察兼神学教师是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鲍迈斯特，他同时也是宫廷牧师。这里的教师还有 JohJak·博塞特（教哲学和历史）和 Joh·戈特弗里德·库那特（教数学和自然科学）。负责管理学员们的宗教生活的竟是唱诗班助理，一个英国人托马斯·摩尔。选择生活职业的问题给施莱尔马赫带来了最初的痛苦。他认识到，神学院的教师们并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些到时候就又要回教区去的临时教师。因此这种教育使施莱尔马赫在为兄弟会服务时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

家！认识到这一点使他十分痛苦。看来他也不具备成为神职人员的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他碰到的这个神学院的组织状况造成的。他和 5 个朋友都属于一个关系较密切的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他的哲学意识被有力地唤醒了。

他和朋友们一起从内心里反对神学院的学习方式。这些年轻人不得不按照内容陈旧的听课笔记来学习，他们不能接触最新的文献资料。康德的著作开始发生了影响，但是教师们除了警告学生们要提防哲学和科学领域的革新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更好的事情。学生们想看《耶拿文学报》。因为这家报纸谈论康德。他们还秘密地阅读维兰特的诗、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当时那些情感小说。他们的老师对他们不加指导，因此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的印象理出个头绪来。神学院里严密的监视以及老师们对科学的无知，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疑虑。有人甚至想逃离神学院。施莱尔马赫的一个老朋友贝耶尔就离开了神学院去耶拿学习；早在尼斯基就和施莱尔马赫交上朋友的英国人奥克兰也必须退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全然不信神的，不久后这位无神论者淹死在北海中，他的死深深地震动了那些当时已四散的朋友们。施莱尔马赫感到很孤独。奥克兰的